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十五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抜

說郛卷十五上

螢雪叢說卷上　　子俞子

元　陶宗儀　撰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為也是則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為焉以已之無能為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此非其所長矣乎葢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訓既而不惑抑又

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為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為塵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説實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冊也哉于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鋭也此史臣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叢是説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録

致字説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畧例主心致一也孔頴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為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葢致有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

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其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為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有取意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當為告古毒反聲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為穀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知當為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思慕如欲父母復反

忍字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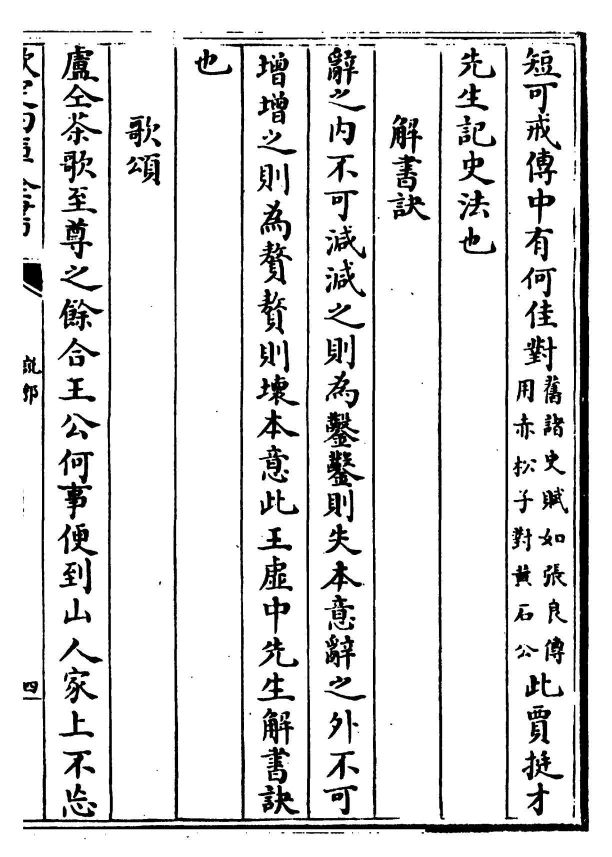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亂

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於不善也所謂吉德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於善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忍為見殺則強為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於不善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顧美人之死而不為之飲此世俗之所謂忍忍於善而就不善也非凶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

也而世俗之所謂忍者殘義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為人不忍雖不能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為人剛戾忍詬雖能成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家子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無異議人問其故公藝即書忍字以對亦鑒王敦之得失也

記史法

歴事幾主歴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録何


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舊諸史賦如張良傳用赤松子對黃石公此賈挺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為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為贅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訣也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

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巔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襃貶之意也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為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祭文

前輩嘗説北朝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朶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没於保昌張孚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景盧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者體製大槩相類要之詞意渾含言語脱俗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為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

四凶辯

四凶者果何意耶蓋當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而例以凶徒目之譬猶獸也正如今之罵人畜生禽獸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賦假人名體狀題意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體

狀題意者莫若武爲救世砭劑云唐室中興頼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甞賦化下猶甄者欲以陶唐堯舜爲一聯使於變時雍猶埏已埴風動四方謂不若麻事也曽與舍弟碩夫邁昆仲儕輩較量莫不領略此說

賦善使事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荅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

要在人斡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誑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禀命於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韻學

涵泳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叙傳也三字皆仄一字是平不免以涯字為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支魚奇反十三佳宜佳反九麻牛加反謹按韻略及廣韻注

皆云水際水畔紬繹其義通容可押呂東萊先生渠亦是經義人也初未領略容檢討如可後於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傅良仍以涯字三韻通用扣之即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亦是難事至如誤出早鷽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勝哂哉

詩隨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罨縷一鈎輕胡少汲詩隋堤煙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蓑煙雨於農夫

則曰一犂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畫形容之妙也

詩人警句

同舍李循道舉他秋景一聯曰池藕影踈龜甲冷井梧凋薄鳳毛寒又張一之舉黄元夫詩曰葦村風下鵶千點麥隴天垂月一梳皆警句

史臣不載人臣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

五代史劉昫傳不書修領唐史

功臣特奏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而已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示欲踈也蓋光武慮諸將功大權重有以脅勢而或變生肘腋乃所以遠之故也

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

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内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為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

較智與不智而已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短斷自有成模

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茍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化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相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内斃吾言者生吾言也故為活法伊川先生甞說中庸鳶飛戾天須知天上者更有天魚躍于淵須知淵中更有地會得

這個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常作剪刀賦第五聯對
去不爲檥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
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
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
之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
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
要當優游厭飫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
活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

仁萬里之說得之

注題目出處

印書箋題本為晚學設也不為無益然而所試詩賦題目或出經史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難以徧知令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時試題不具出處如孤竹管賦滿塲不知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效箋題果何為也㓜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繆妄之甚茲固所當略也主文已當鈌然

文字節要

今之節書甚亾謂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攙入他說不勝其繁初不較其簡要緊切爲如何使人易於檢閱若用泛泛如此何似觀正本也前輩節書並用首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實繁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窗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馬温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

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為慮晦菴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爲爲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謁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答之學而第一為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一時之談笑

夢見主盟道學

余文起主泮湘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

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横渠先生從外来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須臾聞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来鷄唱遥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彦冲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悞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

之詞也

不怪炎涼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纖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污洗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為該理如云北鄰三井在山崗二井氷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

矢魚于棠

辛酉秋因如鄱陽閱三十六家春秋解若汪矢魚于棠

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為觀非也使其以矢為觀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是蓋有深意存焉余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鼈而食之是也推而上之若臯陶矢厥謨亦射義也釋書者類訓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辭故可以云直若書之矢謨春秋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為之故可以云射自臯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觀也

溺於陰陽

陳李陸嘗挽劉黼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偶張體仁與焉會宴之次朱張忘形交談風水曰如是而為筠山如是而為靴山稱賞蔡季通無已李陸遂難云蔡丈不知世代攻於陰陽方始學此晦翁又從而褒譽之乃祖乃父明於龍脉季通尤精李陸復辯之曰據某所見嘗反此說若儒者世家故能成效若日者世家便不足取信於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其門而出他人何

望馬周居晦應聲曰他家也出官出巡官陳曰譬如燒
金煉銀之術父可傳之於子子可傳之於孫孫何必教
外人古者人皇氏世人有九頭已無定形未有百官已
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為笏山何者為靴山坐客皆笑
晦翁援指李陸遺此說不可與蔡丈知僕親聞是語故
紀之以為溺於陰陽者之戒

人之小名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為名不以希

顏為名則以望回為名不以次韓為名則以齊愈為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貶損或曰愚曰魯或曰拙曰賤皆取謙抑之義也如司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嘗擇稱呼之美哉嘗觀進士同年録江南人習尚機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見自高之心江北人大體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見自貶之意若夫鴈塔之題當先正名垂於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強求徒然而已王虛中先生譬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飲過數巡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奈酒闌歌罷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安可嘆息怨恨於斯耶不然晦翁先生何為有隨緣安分四字也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

於試罷之後闈望不著遂欲捨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似一絶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螢雪叢說卷下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詩以荅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其人黙悟

聖人之於天道

陳洪範問艾軒先生林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荅云恰是憑地未悟間後問魏聘君國録荅云正如京師人

賣床貼恰用得着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學易無大過

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秪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學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觀夫子

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邪之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皆一意

解書

洪内翰景盧主泮三山以林少頴為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稾飫略之可也惜乎林書不載此說予故表而出之嘗見王虛中談及林少頴吕伯恭講究書學皆有所得各有所見學者當詳復其為訓若前人解書言宥

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宥之刑
責及特故過雖小亦刑之如此則於辭上脫無字添雖
字矣是其辭已不明也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
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
大者也其可宥乎是其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實掊
以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守舍
而穴窻之小竅以窺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
是其理已不安矣則若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誅豈

聖人之法哉若曰宥過惧則無大者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警畏非敢懈怠也若曰刑特故者則無小者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為苛細也宥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以見聖人之仁是說蓋得於伯氏俞君從俞夢達平時有得於書學者如此

解孟子

陳李陸常推賈挺才好先生非惟筆力過人又且講授

不雷同且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為證極是明白若觧文王為臺為沼而民懽樂之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桀紂瑶臺瓊室正是君看墻頭桃樹花盡是行人眼中血夫以烏烏本是可惡之物而反喜之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惡是何也蓋由人情所感而然爾靈臺瑶臺亦莫不然

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

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樸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頭地

徐積悟作文之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辯滕王閣序落霞之說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為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即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為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

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

也見吳獬事始

賦以一字見工拙

曩者吳叔經郛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

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悉

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陳

大欽服内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子之儀玉

漏聲沉繾綣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李陸

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為李陸先生極喜闢初兩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為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最是答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

詩貴熟讀

梁揆叔子解試鵰鶚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都人徑

說鵰鶚冲天品凡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舉離風塵
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詣上上第幼嘗誦此一篇已
自迅口轉過初不覺其所以妙處及至暮年始悟高騰
霄鳳渚下睨塞鴻賔借渚字對賔無如此之巧始嘆伏
不能自已大凡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
方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云
舊書不厭百廻讀熟讀應須子自知

廷對二說

嘗見閩中一士人方領鄉舉叨冒過省廷對有蒙被
教盲之說又見浙中一先生四舉了當廷對有僻在
一隅之說皆不欲言其名也都是套籠說話怕落第
五甲也欲媒試官把做太學川中人看得數較優果
是使得驗其狡猾如此後進之士當自奮勵取高第
両躐巍科決在萬人頭上立不可效此曹為碌碌計
也千萬勉旃

自悟前身

余因以類彰羊祜自省前身為李氏之子邊鎬為謝靈運後身韋臯既生一日有一胡僧造其家曰兒若有喜色韋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因以武侯字之見宣室志及觀王十朋絶句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今世所以聰明所以福徳所以不昧本来面目皆前世有以胎之不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有徳官負功成行滿道

治政治故有如是滅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託化星辰降誕神道出世為我等相者應見自性如來豈他人之所能知哉

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疑其勢之相遼絕也據某所見大有不同葢與人說好事一切依本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算人物色赦唆人反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為

善即天堂為惡即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修外功德內功德

人於利濟通達者力為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已身之事修此為外功德也修之勿責人報勿希天佑人若有知天若有靈此理當何如哉人能清心釋累懲忿窒慾修此為內功德也修之勿期道勝勿希瑞應經若不誣教若不虛此理當何如哉

善惡有報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此古語也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此古詩也或者執其為善未必福為惡未必禍之說遂以謂善惡莫執無應妄啓輕福遠禍之心果能無應也耶夫善有善報善人為善而天或不以善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惡有惡報惡人為惡而天或不以惡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所謂未報者乃其未熟故耳逮夫熟時則其報之也其效

如捷胡不觀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心目相亂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是心為眼所亂也忽因馬首見新月錯認蛾眉憶故人是眼為心所亂也噫眼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無意於相亂而不能不相亂也

責己說

責己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己小人也小人惟知責人而不知責己所以多招外謗盖嘗自恕也人之子弟或好賭博聲色寵養游獵一切玩弄皆自有以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爲父兄者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箠楚之又懲戒之可也不此之爲而妄訴他人于官府兾其悛惡改過不可也大凡隣舍孩提或有爭競不問其是非如何

只是撻其子也遂先他議人有書世情二字并蘇秦只是舊蘇秦昔日何踈今日親之句於座右責其不情於我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勢此所以踈之者何望焉秦穆公善悔過責已不責人荀子曰君子責已重以周此之謂也

斷飲説

房琯以片言取宰相楊炎以單議悟天子一言之感人也如此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有一同寮

舉以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而問之陳曰酒亦巖墻也陳因是有聞遂終其身不飲何其一言之感人如此令人或有所溺而乃諄諄之誨縷縷之詞勉之不從何也蓋禁之以所欲而勸其所不欲豈遽然惟我是聽而忘其所受斷然不能投合不若以節之之說告之漸令改過可也大凡諫諍之道無出於此

茹蔬說

能為人之所能爲而不能爲人所不能爲庸人也斷葷

戒酒飲食菜茹蔬是人之能為也割愛妻子絕念色欲是人之不能為也喫菜事魔正生此患至於貪財戀色男女混置修二會乎說金剛禪皆幻術也若夫大可誅者不饗祀家先言送諸天堂上也且人之有身則有父有父則有祖四時饗獻示不忘其本也豈有俗祟而能上天堂也耶原其趨向非不慕善要之邪道謬用其心所以有禁止之令也

聲律對偶假借用字

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
事六么且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
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起始諸
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生涯二公
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器而已詩史以皇
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州從事對烏有
先生或以披綿黄雀對通印子魚因朱耶之板蕩致赤
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來往無白丁是皆老於文學而

見於骿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李陸應行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髙皇對小白

戒食菰蕈

夏秋月雜菰蕈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不可喫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見王狀元夔府十誡

說郛卷十五上

說郛卷十五下

元 陶宗儀 撰

孫公談圃序

紹聖之改元也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於臨汀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處林谷幅巾杖屨往來于精藍幽墌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余時侍親守官長汀縣竊從公遊聞公言皆可以為後世法亦足以見公平生所

存之大節於是退而筆之集爲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狀貌奇特眉目孫聳望之凛然可畏元祐時歷三院遷左史入中書爲舍人危言讜論内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都後遷天章閣待制其謫官也自南都爲歸州遂以散秩謫臨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終人皆惜其學成品端不獲用於世明年歲在庚辰天子嗣位盡還公官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焉公之子幼而孤

則其事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庶幾不爲負公者非
特爲談圃道也公諱升字君孚高郵人建中靖國元年
正月初四日臨江劉延世述之引

孫公談圃卷上

劉延世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為學宣祖遣藝祖從之上微時尤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後得趙學究即館于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與趙俱為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陳不與也其後藝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於陳藝祖怒問朕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歸半道遣盜掠居陳村

舍生徒日衰饑寒無與從者太宗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館于驛舍一夕醉飽而死趙學究即趙普也陳恴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周孟陽春卿英廟宫僚也聖眷素厚書簡以老丈稱之當儲副時固辭不就而魏公亟欲定大計使人諭春卿春卿因造卧内諭意時裕陵秉燭侍立上曰所以不就者避禍也春卿曰今日之事太尉豈不知若果不就必當别立他人太尉能避禍乎上大悟即拜春卿床下遂

正儲位裕陵在東宮朝廷復以春卿為翼善春卿為人
純直謂不當為父子宮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
禹拜之句魏公怒曰不易丙言初朝廷闕副樞人以春
卿必膺是命已而寢不報迨裕陵即位孫永述其事始
進天章閣待制入謝上撫慰甚厚未幾以疾終家貧不
克葬露殯佛寺元祐御史賈易請依王雱例中使護葬
宣仁曰待其子來子定民至盡裒英廟所賜御劄上之
賜銀千兩官其一孫

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為蚊所嘬而死世傳飽似櫻桃重饑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瀚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令屋記尚在後文正繼往故堰之城至今為利

司馬君實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

又諭司馬諸孫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顧可謂㡿糟鄙俚

叔孫通聞者笑之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囬日無虞當以金書維

摩經為謝比囬風濤輙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

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隠隠而去崔伯易在

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故楊康國錢勰皆

寫此經往豐稷為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宫之寶藏所

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臥木匣中雖蕩而身不

搔食物盡嘔唯飲少漿舟前大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荆公為江西漕夢小龍吁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交趾犯邕州蘇緘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而死朝廷命郭逵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梁江止存一二人所過暴犯無噍類士卒頗思戰逵下令敢

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窖粟江外可取食

逵疑有伏兵以蕃落騎五千衛而後往交趾淇真太子

素養卒五百禁嗜慾教以陣法銳甚人執金牌為號果

遇於窖傍逵以蕃落騎誘至平地大破於江中其卒猶

執金牌而沒遂擒太子因是納款當時多罪逵不深入

乘勝覆其巢穴也

元豐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為備直元祐初

公為御史按圖賬開發處來山乾艮例皆發掘將至震

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况天子衆大之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後濠時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舁去之人皆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

子瞻以溫公論薦簾眷甚厚議者且為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為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為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石在翰苑為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為翰

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為輔佐顧以安石為戒
予贍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傅
堯俞王嵓叟言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為無蔽以宣帝
有失則神宗不為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久之御批
軾特放罪

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時上
幼章獻養為己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獻稱制而
楊太妃病革上問疾楊寖語其事上大慟即見執政欲

行服章獻難之衆無敢言獨呂夷簡不去進曰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持心喪然宫中稍有異說章獻崩即日遣人發李太后棺驗之形色如生鬢髮鬱然無少異上於是存撫諸劉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上不悅後升祔二后敕文孫抃當筆直言為天下之母盲天下之君上覽之感涕孫遂參大政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

碑下而死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塟滕元發為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塟

荆公為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為必子固也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竒之為改書中所用崩亂十
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
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
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
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為晚也
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齋語身至乃投伯易
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甞云感山賦不若明

珠賦

公言昔曾得椰子酒甞之余因曰椰子本出伽盧國其地熱衢植椰子本為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國所釀多不同西域蒲萄酒南蠻檳榔酒扶南石榴酒辰溪鈎藤酒赤土國甘蔗酒

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内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為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

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黄州團練副使

李撰徐禧為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人見撰曰華山童子也得也得次見禧詫曰許眞君兒五代時宰相殺人多減三品後禧貶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禄大夫果第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許眞君觀後是時京師盛傳老人有奇術

西駙馬店火先一日往店後孫洙家懷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行雨龍也我於玉皇大帝處借來取水一梲以木魚盡洒屋壁懐之而去是夜火孫氏完惟焚一廁乃木洒水不至處也

溫公大更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肩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床簀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為挽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為黃金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為先鋒勇甚為鏢所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步夾進遂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

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革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鏁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杜祁公為人清約平生非賔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抑倖所請即封還其有私謁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杜太監植少子灼為李定所捃定曰莫要剥了綠衫灼

從容對曰綠衫未剥恐先剥了紫衫定大怒枷送司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他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幾果以不持所生母仇氏服貶官而死灼今為循州興寧尉

王德用號黑王相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屢引年仁宗惜其去兩為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狀類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

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為業上每訪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歸即從容屬異日計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鷄爪追上登極諸徐來皆顧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曾布其母朱氏即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世以其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仁宗嘗患腰疼李公主薦一黥卒即召見用針刺腰針

才出即奏云官家起行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賜號與龍穴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兒也陳執中為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亦下雨王過雨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幾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做得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時茶禁嚴閧虛

白自南来使人伺察為一郡將庇之得免後虛白竟以他事杖脊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荆公以雱病夜焚紙錢平甫戲曰天曹也行倉法時新立倉法胥吏重禄者皆用馬人以為不便故平甫譏之也

夏文莊父為侍禁時文莊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子父止文莊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為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尚

可作地仙在城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揺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公甞與孫莘老傳師喬希聖閻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其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孫公談圃卷中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曾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即遣之釋然不留胸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復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玉清昭應宫丁晉公領其使監造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黄金四方古名畫皆取其壁龕廡下以其餘材建五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壯可知玉清宫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岳皆焚獨道院在丁之董役也晝夜不息每畫一栱燃臈炬一枝儲祥宫太宗建之為民祈福神宗以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事凡當用黄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宫成兩宫臨幸肆赦

蔡確安陸詩吳處厚告於朝臺官唯李公擇言不宜長此風盛陶言無意餘持兩端故謫辭用首鼠對寒蟬之句諫官四人朱光庭吳安詩劉安世梁燾交章排論兩府獨范純仁留身力解之時王存已去行數步為范一言而留之蔡既貶新州范王皆罷政公言使確誠無意如滄海揚塵之句非佳語也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古老相傳為留趙彎至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即帝位乃其

識也

趙志忠自契丹歸朝官至正郎嘗求差遣不報在都堂厲聲曰天下只有閻羅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忠底已死了三二十個志忠歸中國時上書及得契丹文字甚多蓋志忠嘗為契丹史官也

劉安世范祖禹同作諫官或傳宮中誕公主時上未納后二人即奏或言未必實二人因上之宣仁曰無此事大臣誤聽紹聖貶官安世自高州移梅州祖禹自賓州

移化州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者得菉豆兩粒服之遂愈曾魯公七十餘苦痢疾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臈茶服之遂愈子孝寬言其父異其術親記一小册子後

喬執中未遇之時父㧞素事普照像甚嚴日夕禱之夜夢一紫衣僧至堦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光明不可正眎後英廟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

蘇少保頌為人深沉有度量不恱於荆公罷知制誥歸班二年赴常朝未嘗一日在告與人終日無一言及之元祐中與同列爭賈易事遂以朋黨罷相而蘇平生未嘗識易也知楊州日吕溫卿出使挾孔目官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為嘗奉親知婺州中途大風舟壞親濡水公皇遽入水負抱遂吏及卒數百人盡跳波閒須臾風定親獲安全世言公所以作相者孝德所名也又善言臺閣故事下至閭巷風俗士大夫吉凶禮無不

能記嘗曰先朝人書狀簡尺後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後
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

吳頤云荆公薨之前一歲淩晨閽者見一蓬頭小青衣
送白楊木笏累以青布荆公惡甚棄之墻下曰明年祖
龍死予因言唐相趙憬將薨長安諸城門金吾見一小
兒衣豹犢鼻攜五色繩子覔趙相公不旬日憬薨此相
類也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

拜乃故羣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

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

未結絶了如要見可於其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

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

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

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汙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

雱對吏云告早結絶良久而滅荆公幾失聲而哭為一

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其説甚詳

國朝謚文公者楊億王洙二人歐陽永叔薨欲以文為謚時議者謂韓愈得文已為僭矣修豈可得於是謚文忠有曰必留與介甫紹聖初判公果謚文

仁廟皇嗣未立羣臣多言獨韓魏公有力一日殿上陳宗廟大計上不得已頷之遂降詔立濮邸比車駕還宮不食者再左右問安否上垂涕曰汝不知我今日已有交代宮人有數其妃將入閤者曰何遽使他人為上曰是他韓琦已處置了復泣下晚年每過真廟諱日羣臣

拜慰必聞上慟哭其聲哀咽黔川謝師德嘗叔梁職貢圖小筆尤精後有陶尚書跋尾數百字開寶時親筆公甚愛之公云其畫絶妙世鮮有之師德公之女夫也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閤皇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具素仗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太后閤即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久煩聖慮太后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一言有允意即

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折簾上自此親政
神宗時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加黑僧云羅叉神災刼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其日内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争水者日用曰令為汝借水三寸三日内還汝乃於水中刻表為記日用即詣一廟為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即日大雨夜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時人各厯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棟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足佳頃旨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時在

諒闇中華老辭之衆遂去華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公曰荆公三經學者以謂如何余曰荆公學尤邃於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為穿鑿所謂秦有司負秦法度也然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詩誰謂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迹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為國子直講為人朴質不修人事至京杜門以故皆疎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桐肴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說莘老出京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中者

予問公今三歲一郊奏補賞賚有不貲之費漢唐無之豈祖宗有深意乎公曰然蓋自五代士卒驕無名邀賞

故制此以厭人心議者欲裁損之不知此也

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鑄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之物蓋高麗制於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上鴟尾皆暫徹去

鄭待制穆字閎中福州人與劉彞陳襄皆以德行為世所尊號四先生時鄭歸閩公亦有詩送之曰清曉都門祖帳開路人相與嘆賢哉流塵幾翳看山眼落日休停

别酒盃何待諸生留北闕自存遺直在東臺連江四老嗟誰在白首今朝只獨来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南北郊其牲用犢取其繭栗者牽特時必先引其母然後能行及殺之際其母哀鳴人不忍聞攝祀者多避之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别無奏事
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易衫
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為樂左右列宫人上曰
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上以二人賜之及
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宫人解紅綃金項帕繫於袖中
拜賜而出
陽城謫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帯甚敝城各以
一縑與之比至道州城謁五龍祠其縑皆在神坐側令

刻石載其事

公晚謫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蠧事蠧嘗謫知此郡唐史即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公至歸生男子遂以蠧名之公在歸尤多詩什有北扉西掖青雲士千載飄零只兩人謂此也蓋公為紫微日嘗兼權直學士院

公既謫歸州路逢梁壽壽時貶化州分其子孫一半在郿梁有幼子八歲孫三歲至潭州為知州喻陟所逼家

人數日環聚泣別至是梁奮然擲其子于地其孫方挽衣不肯去梁掣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路為之泣下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舟檝不可聞丁晉公之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汙至崖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間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翊日遂有光州之命

公為京東憲置黑漆牌雌黄字云刑獄究濫詞理抑屈州縣不理立此牌下按部使人前佩之一日有婦人慟

哭牌下曰吾女死夫家不知其由公取其案刻之果得其冤一路震駭

公罷泰州幕時攜家人謁泗州雍熙塔見聖容不悦如怒色復歸髙郵大病相繼一子夭復調官西上復拜塔下見其容甚悦遂有六察之薦劉士彦為泗州日病甚其女刲股肉以進夜夢普照云我以與汝取得藥來明日有徐州𡰥劉鄉人也來獻袈裟於塔下方掛塔之次於聖像中得藥一貼題云和州歴陽縣秦家治風藥服

之香氣徹頂即日遂安

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卿宅是也文正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極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之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

將去懐中取藥兩貼如蓮蕊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為公言至今汉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孫公談圃卷下

子由嘗為黄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以謂神僊之術天使濟貧之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復講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故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

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
拜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貿
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
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
還封為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
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
發欲匿之及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

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
黄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
儔魯直爲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
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
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
少見於顔色公甞爲其婦翁孫莘老言甚重之後妻死
作發願文絶嗜慾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公
在歸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

仕宦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
予嘗小釀公聞而見訪後度釀熟以詩見索云稍覺香
薫鼻還思酒入唇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予因和云
紫貂寒擁鼻綠螘細侵唇蓮燭當時事壺頭此日春
公問自昔貶官至汀者為誰予對圖經不載按唐史蘇
弁自戶部侍郎以腐粟貶司戶蔣防自翰林學士貶刺
史裴胄自宣州刺史貶司馬張又新自行軍司馬貶刺
史

何殿直縣卒也善行天心正法予由婦遇祟二年何治之初見四鬼環守後止見一何更造天獄築壇追捕鞭笞之聲聞於外是夜婦如醉而醒者家人詢二年之病皆不記但如夢中耳公先娶撫州吳氏因言吳氏有女為祟所苦得洪州道士治之而愈道士埋符廟下一夕廟屋盡圮至今修而復壞者數四其術秘不傳世

安南不滅議者歸咎王荆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荆公咲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矣

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即出爲監當

宋宣獻家藏書過秘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王青未遇時貧甚有人告曰何不賣脂灰令人家補壁器青如其言家貲遂豐是時京師無人賣此令則多矣蓋自青始也　公見高士英説少時見青監倉門時有一朝士在坐求青相青云眼昏看人不中朝士曰某不遠

千里而來幸無辭也青曰無所諱則言官人山林中有
冤氣所以平生坎坷守官多事不衡督即差替也朝士
愕然曰其五歲時所生母死於江行父遽焚於水濱即
解舟而去後求骨已亡矣無一日不恨青曰如此不須
問相也
元祐初吕申公欲以張問為給事中張老甚外議恟恟
公上言朝廷欲用老成者謂其有成人之德豈特蒼頭
白髮而已乎人有讒於申公申公以皓首又弟公績除

慶帥辭疾不行請宫觀即以秘書少監領真祠公言近嘗有某官亦如此請者因得罪不宜以宰相弟遂撓法中公不悦出公知濟州

胡競除監察御史公連章言禁中何以知此人姓名且未嘗有大臣論薦及有投獻文字堅執不下引覲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癰疽瘠環何以為孔子又主上春秋鼎盛太皇太后簾幃深密正當防竊美之人蓋指陳衍也其命遂寢今按家集所載乃裴綸非胡競凡稱臣察一

言即御史所陳舊日皆書御史姓名至仁宗朝因事罷之

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黄麻胡者刼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為戲樂恭敏獲其黨先刖去足筋然後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濼縣官有用長梯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濼中賊既絶食遂散去公為憲日一倚恭敏凡獲盜即日輦金至市中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

閩中唯建劒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公建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

藍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議行新法自陳年老乞致仕忽有相手紋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閑藍驚曰吾雖有意而未發言何以知之相者曰只為手中一道紋分明藍之子方病觀其手曰有兩横紋相侵則不可救已而紋侵果卒

許景山遜知維揚以卒子子春既除服往舊治將丐府
公理遺表事時王丞相隨為郡子春以封狀見之謁通
判拒不見子春大怒拂衣去而丞相聞之曰前日一封
狀甚謹況其氣節如此因立奏遺表遂授太廟齋郎時
年已四十終天章閣待制
瓊崖四州在海島上中有黎戎國其族散處無酋長多
沉香藥貨余靖知桂州時吴蒙為司戶管内機宜文字
以卒五百安撫黎戎蒙謂此不足以立功即深入其地

反為掩殺蒙下馬請降戎得蒙待之甚厚以女妻之而
蒙有子在瓊州令以銀五十星造兩餅贖之戎得餅甚
喜遂放蒙還島上水出黎戎飲四州人少忤其意即毒
其上流故鮮能入其巢穴國初時有一節度使忘其名
姓王不恱於趙普因使討之王有知術使士卒以鐵底
為襪入其地多使斬馘至今國中一石戎過之必懼而
再拜相傳王節度曽坐其上蒙即荆公夫人之叔父公
先妻吳與荆公夫人同毋親見蒙說如此公再娶周即

春卿家有賢行

張舜民芸叟從軍高遵裕有詩曰白骨似沙沙似雪勸君莫上望鄉臺神廟見詩謫郴州稅郴多碧蓮根大如盌張嘗以墨印於詩藳上以詫北人也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呂吉甫起知金陵公謫歸州過之燕勞甚厚回謁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公言不曾到但妻毋墳近一省之蓋是時士大夫上荆公冢者無虛日呂因是問之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秘不可覯馮沆學士之幼子美秀如玉年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必拍手呼鹿鹿至則騎之人以為異後改蜀郡過巫山廟其子輒褰帷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痛疾三日而卒

公言近歲乘輿唐突者多為衛士毆傷宜造一木匣如㮄狀隨駕而行以御史一員掌之庶使冤抑可伸而良民無毆傷之害

晁充民端仁嘗得冷疾苦無藥可治惟日中炙背遂愈

范峒善風鑒公為中書舍人時峒曰凡坐猶毛要如半睡者公在馬上精神太銜恐不久居此未幾果出知南京

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遡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内筭袋中同舟竊取而覰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

筭袋中所書也

徐君平金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寢荆公矍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怪也

杜常及第時在期集處為公言先夢已及第猶着白衣見主上被髮常在衆中騎馬意欲先行為前三人擁而不得進又過一大澗幾墮後得一人狀貌甚偉扶掖而過果第四人及第則前有三人之應也後一人乃沈季

長正如夢中所見時在諒闇中即被髮之應也

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為帥有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捽卒馬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犯英廟御名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上股栗自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之前夕寤而燭之見大鼠銜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

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為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趺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湖州人字退翁云

燕達為兒時賣鴨卵嚴法華取其卵悉咲之既而撫其背曰惜取身他日一箇節度使

契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上遣數輩召與計事準辭疾復遣衛士舁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入對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蜀中也準曰江南必王欽若蜀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亡國詔不可固請鑾輿親征即出懐中所擬將校姓名凡數百人詔敕皆具矢戈即日言邁遂平大寇準之力也

馬亮善相人為夔路監司日吕文靖父為州職官一見文靖即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為國夫人

何為與遜人子亮曰此所以為國夫人也

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廟常温顏優納近侍以為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孫資政沔出帥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曰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其下况陪臣乎羌使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為黑甜飲酒為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左傳晉使子員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註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謂行裝為行李非也

鄭希仲云凡仕宦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爲帥二為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隳廢

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熈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熈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熈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為熈載矣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為題詩驛舍門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孫寒即

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議增月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為詩答之曰五貫五百九十俸虛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為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瓰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

此所謂耳鑒又以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印
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
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永叔未知其精妙丞
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何
以明之其花敷妍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
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
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國最其盛處仁宗朝韓魏公以

副樞出鎮維揚初夏芍藥盛開忽於叢中得黄緣稜者四朶土人呼為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三人者同賞時王禹玉作監郡王荆公爲幕官陳秀公初校尉衛寺丞爲過客其後四人者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倪彦及朝奉嘗爲太原府幕官云太原人喜食棗無貴賤老少常置棗於懷袖間等閑探取食之則人之齒皆黄緣食棗故乃驗嵇叔夜齒居晉而黄之說

蒲陽壺公山有蟹泉在嵌嵓之側一穴大可容臂其源常竭求涓滴不可得州縣遇旱暵即遣吏齋沐置淨器於前以茅接之泉乃徐徐引出滿器而止有一蟹大如錢色紅可愛緣茅入器中戲泳俄頃乃去若遇蟹出雨必霑足此亦應天寺鰻井之類也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

馬逸有黄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與者必致怒爭

北人喜鴉聲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鴉聲吉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古所謂乾鵲是也南中多有信鵲者類鵲而小能為百禽聲春時其聲極可愛忽飛鳴而過庭簷間者則其占為有喜凡野禽

或獐狐之類入人家者必有不祥事余累試甚驗不但人家路行遇飛鳥過者切避之若遺糞汚人衣者亦不祥又見雀鬬者不得相逐遭官事

毘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

子所宜

王君貺爲三司使乞更河北鹽法條約頗精密仁廟批曰朕不忍河北軍民頓食貴鹽三司即時寢罷後刻詔於北京望宸閣

雀有色純白者有尾白者搆巢人家多爲祥瑞余曾見賣藥老人育白雀數枚問何從得之答云雀方出㲉未羽時以蚕和飯飼之乃然

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甞相離虞者必

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類雕髙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守毎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和昫朝儀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甞爲同

甲㑹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詩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㑹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韓侍中薨差内臣張都知督葬事玄堂甃以石一切用度皆出於官上自撰墓碑題其額曰兩朝顧命定册元勲之碑明年曽侍中薨上題其墓碑額曰兩朝顧命賛册亞勲之碑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為暴十餘年
後為射者所殺兩耳如鋸焉
歐陽文忠公好推攬後學王向少時為三班奉職勾當
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先生為學子不行束修自
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先生訟於向向判其牒曰禮聞
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
以汲威豈兩辭而造致先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
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為之延譽奬進成就美名卒為

聞人

慶歷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謁翌日召食時李郎中丁同席范與丁同年進士也因道舊日某修學時最爲貧窶與劉某同在長白山僧舍日惟煑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鍾弱翁所至好貶剥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

名令具牌當爲重書之鏤刻工匠十數輩然字畫不工人皆呰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髙閣壯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自徑入寸旁題姓名漫滅弱翁故意稱謬使僧呼梯取之拭拂視之乃魯國顔眞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字畫何不刻石即令刻石傳者以爲笑

潼州潼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爲羣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肉骨糜碎乃去蓋獨象乃

衆象中最獷悍者不為羣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箭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墮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貉行十數步輒睡以物擊竹警之乃起既行復睡性嗜紙狀如兔毛質滑膩可愛予元符中於京師賣藥翁處見之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

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為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廳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卧未及席而死葬於横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馬有病瘧者取墓土著牀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石守道學士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獨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

甘脆者亦具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其所以不敢當賜使以食還王益重之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録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

鞫真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王雱丞相荆公之次子也取撫州龎氏踰年生一子雱素有心疾至是與其妻不睦丞相念婦之無罪遂離而嫁之是時侯叔獻死而其妻䰟氏帷箔不修丞相表其事而斥去時有謗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東野下第詩曰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寛晩登第乃作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夫名利之重輕人所不能免東野尤甚

熙寧中高麗遣使求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内翰抄録以賜時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鷄林

世謂太守為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陳瑩中為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猳㹠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之以至大則殺之必養其稚者前朝不敢易爾不知果何用神宗沈思久之詔付有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畧亦及此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來謁因與碁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

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碁隱語也

杜牧華清宫詩云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茘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宫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茘枝盛暑才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矣

李翰林作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人皆推為佳句至歐陽文忠公題蘇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二人致

詞雖異然皆善談風月者也

張端公伯玉大科成名篇什豪邁尤爲清脫過姑熟見李太白十詠嘆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後見一水清激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題此泉將留以待我也公有詩曰至今千丈松猶伴數岩雪不見纖塵飛寒泉皜明月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棊喫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

能唱曲耳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縁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黄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

能漫滅惟雌黄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脱古人謂之鉛黄

葢用之有素矣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葢二物也今
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於用
木爲矢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
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
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

主之功多遂有北還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為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

唐華清宫今靈泉觀也七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榦頗瘁相傳云明皇洎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有十數莢合懽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接于他枝則不復合懽也

凡夜食必以燭余一夕大醉渴甚取水將飲聞水中有聲急呼燭覿之得一蟲狀如蚯蚓細而長問左右曰水

蠱蟲也入腹中食人腸胃

黄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自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自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方覺之遂乞致仕

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觜利如錐多夜出半身著地半指空而行或有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為夜虎甚畏避之

蟯蛕夜飛宜避之撞入胸腹或臂股間輒遺子而去入或不悟子漸隱入肉中為患生股臂間者猶可傅療若入心腹則不可治也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于室以禳之今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鴟吻狀亦不類魚尾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大根惟留四旁鬚根則無不偃蓋

壺山有栢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為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莆陽日親見之

菌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菌大如車蓋鄉民異之取以為饌食者輒死凡菌為羮照人無影者不可食食殺人又有菌蕈生於朽木或糞壤上其形如瑞芝潔白可愛夜則有光可以鑑物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日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為詳洽嘗

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驛郵置早膳聞如以手荅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鵂鳥禁蚍
凌霄花金錢花渠那異花皆有毒不可近眼有人仰視凌霄花露滴眼中後遂失明
楊梅皂角木皆有雌雄雄者不實鑿木幹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實銀杏葉如鴨脚獨窠者不實偶生及蔟

生者乃實

李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瑋嘗命蜀人費孝先作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下有關焉又畫一鳳立於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瑋止二子侍三子守官于外聞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翊日瑋乃卒果臨喪者五人

熈寧中聲大卿中者善事貴權王丞相生日即飯僧具

踈籠雀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即於客宴開籠搢笏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曾有秀才因盜絹被執亦以試賦獲免其警對云窺其戶而閴其無人心乎變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

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鎮陽於諸節中尤重寒食是日不問貧富皆製新衣煥然滿目云一歲終惟此日易衣雖甚弊不復易至來歲是日復圖一新也余素知北人重此節然不聞有易衣之俗自閩嶺已南視此節則若不聞矣故沈佺期蒞嶺表日有詩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鎮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南北異俗可知矣

師友談記　李廌

東坡先生嘗謂其曰范淳夫講書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説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為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為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為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為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秦少游論賦至悉由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
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
變化若作賦則惟貫鍊句之功鬬難鬬巧鬬新借如一
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
巧迥與衆別然後為工也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
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

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其先君薦章才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既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翁訑之間言也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昔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忽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

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黄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葢始於此比者相國吕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説東坡為吕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蘇過叔嘗言其堂姊嫁蒲澈澈資政傳正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澈諸婦閉戶不治一事惟滴酥為花果等物

每請客一客二十飣皆工巧盡力為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滴酥不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歴世遵隂陽為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説反復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説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為鑒也

蘇仲豫言蔣頴叔之為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

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今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盜雷雨雪雹霧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公占風旗廢矣

晁無咎云闕著作職令不修日歷甚閑但改教坊判官致語口號等及小祠祭校對祝版爾

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為患子儀禱河伯曰水

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
予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之於
史也
東坡謂廌與李祉言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
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
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畧按摩訖便瞑目
聽息既匀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苛癢亦不
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

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頮面畫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即與冠帶上馬率以為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慎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盖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覺悟者也二君試識之

張文潛曰先皇尚經術本欲求賢聖旨趣而一時師說

競以新竒相髙妄為臆說即附意穿鑿如說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吁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以謂淫泆之會芍藥善墮胎行血故為之贈然詩言士與女相謔然則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借謂女贈士安用墮胎行血也此殆是以芳香為好之義何至是陋也劉貢父嘗曰贈之芍藥士女不分若夫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贈士必矣本草云椒性溫明目煖水藏則

女無用也莫不以為笑嗚呼有是種種陋說而觸類長之此為罷經義之禍其本亦以此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礿禘烝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此祭之事植礿祫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天子得四表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粢盛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以祭之本在於民

而已

黄任道見荆公有繆忝辛酉叨竊仲冬之語言同歲也

魯誠存之嘗曰近見少師韓持國云仁皇一日與宰相

議政罷因賜坐從容語曰幸茲太平君臣亦宜以禮自

娛樂卿等各有聲樂之奉否各言有無多寡惟宰相王

文正公不邇聲色素無後房姬媵上乃曰朕賜且細人

二十卿等分為教之俟藝成皆送旦家一時君臣相説

如此

東坡為禮部尚書宣仁上仙乃與禮官與太常諸官直宿禁中關决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禄供羊酒若干欲為太后太妃皇后㬉孝東坡上疏以㬉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酣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為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為言慙謝而已張文潜舍人在坐輒

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其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

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蓋

八九矣

說郛卷十五下